

地丛书

邂逅集

江 流





邂逅集

责任编辑：张保真

封面题字：尉天池

封面设计：宋子龙

邂逅集

江 流

*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392 1/32 印张： $7\frac{1}{3}$ 字数：140,000

1985年5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2,300

统一书号：10378·71 定价：1.10元

前 言

中国，是传统的散文之邦。从先秦诸子以迄晚清，历代名家迭出，在文学宝库中给我们留下了辉煌的遗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我国文学曾经有过飞跃的发展，就各种文体样式相比较而言，当时“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鲁迅语）一九三四年，虽然是文化上的“围剿”与反“围剿”激烈搏斗的一年，但在反“围剿”的高昂士气中，这一年甚至被文化界标榜为“散文小品年”，其兴盛之势可见一斑。

从“五四”运动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间过去了差不多六十年。这个历史阶段的后期，由于种种原因，散文创作却呈现了颓势。一方面，真的善的美的，富有战斗性与隽永意味的佳制，并非没有；另一方面，为浮夸风和极左思潮吹喇叭抬轿子，内容假、大、空的膺品，确也曾泛滥一时。那类东西，现被批评家目为“伪散文”。好在三中全会之后，文艺界对以往的种种经验教训，已在认真探讨和总结。近几年来，“复兴散文”的呼声甚为嘹亮，响应者亦众，某些创作会议上甚至提出了“以复兴散文为己任”的豪言壮语，全国的散文专刊也有好几种相继问世。它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必将同步发展，相得

益彰。

在那四害横行的漫长时间里，跟广大的同行朋友一样，我自然也不得不早早地“丢掉黑笔杆”。然而一天乌云既经散去，便又积习难改，不再安于髀肉之复生。在编辑工作的余暇里，有时随着访问足迹之所至，或阅读、思索时兴会之所及，也随手写下些所见、所闻与所感。现在选编进这个集子的三十几篇散文，都是最近四、五年间的业余漫笔。在编排体例上，则一反写作时间先后的顺序，而是采取“时序倒流”法，即从新近发表的一篇开始，再循着写作实践脚印，一步步往前追寻。中国有句古话，叫“往事如烟”，或说“过眼烟云”。这样一步步往前“追寻”着把近几年的一些文字回头再看一遍，无异是往烟云中愈钻愈深，倒也别有一番情趣。因为即便追寻到根底，即本集散文写作时间的起点，客观上也全是三中全会后的昌明盛世，主观上当然更是一颗欣欣向荣、奋发向上之心。所以，在重温这些经历时，从纵的方面，看历史发展轨迹中的一鳞半爪，从横的方面，看我们伟大祖国的山山水水，一石一木，都倍觉珍重。——当然，这样说，也许不免有点儿“敝帚自珍”之嫌了。

作 者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目 次

前言

求知	1
祖籍安徽的雨花石	9
排辈	13
书市陶情	16
栖霞小记	19
泗洪道上	23
明中都话旧	33
游鸡公山	36
笔会漫笔	39
三上天台	45
天堂邂逅	52
瑞香	57
巢州行记	61
神游巧合	72
南池柳	76
茂林红豆	81
五湖泛舟	89
琅琊山游记	97

白鹭州	104
夏夜浮想	113
潜山怀人	116
欣获重版《百喻经》之后	127
天柱山与乌以风	135
两渡鄱阳琐记	143
四纪冰川脑际浮	150
尧渡河水清且涟	154
佛山杂忆	165
瓷路丰碑	171
浪迹江湖	176
东至纵横	188
庐山仙人洞钩沉	199
桂林的山	205
竹林和她的《生活的路》	209

求 知

在我“开蒙”时，穷乡僻壤中根本没有“洋学堂”，所以开始读了一年私塾，每天上学时照例要向墙上的孔夫子像作个揖。第二年换进了一所改良私塾，唯一的一位教师，是从教会中学毕业后下乡来的一位青年，比起那老冬烘来，他可谓是新人物了；墙上挂的是中山先生遗像，二面挂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上面一幅横批是“天下为公”。所教课程跟学校差不多。有时来了人，坐下来跟先生天南海北地闲谈，在我们听起来，比听先生讲课还更有兴趣。记得有一次，先生跟人吹起了一则关于蟒蛇的故事，他说：从前有个人，晚上走路时迷了路，看到前面挂着两盏大灯笼，灯笼下面有个大门洞，他便走进门去问路。但是门里黑黢黢地，什么东西也看不清，叫了几声也没有人答应。他在黑暗中急得团团转，过了一会，用手一摸，鼻子和耳朵都没有了，就象蜡烛溶化掉了一样。那人慌忙抽身出来，再仔细一打量，原来那是一条大蟒；“灯笼”原来就是它的眼睛，门洞就是蟒蛇张着的嘴。原来他刚才是走进了蛇肚，所以时间一长，他的鼻子、耳朵就被消化掉了，如果再不出来，整个身体都会被消化掉的。

先生吹的这段故事虽然并不科学，但它也给我们一定

的启发，就是东西吃到肚里之后，慢慢地就会被消化掉。于是几个儿童便心里发痒，要根据先生所说来亲自作个试验。我们每人拿了一根长线，把它结成一个小小的线团，线团上留下一根长长的线头，趁先生不在，大家各自把小线团从喉咙中咽下“肚”，线头则仍紧紧地拽在手里。过了一会，估摸那线团已被肚子“消化”掉了，便再进行检查：捏着线头，猛然往外一拽，我的咽喉被线拉擦得生疼，可是看那线团，还丝毫没被“化”掉。我们互相揣摩，大概是那有血有肉的耳朵和鼻子，才“化”得掉，这棉线不好消化吧？

我们那种作法虽然很野，但它却是我为了求知所作的第一次科学实验呢。

后来又有一次，听先生吹给农民们听：海军为什么能在汪洋大海中自由行动？因为他们都是苦练过功夫的。怎么练的呢？先在地上钉好许多木桩，练习在那木桩上面飞快地跑来跑去，然后换用削尖了的竹签插在地上，人就在细竹签上练跑，要练得踏在竹签上竹签不弯，说明人的身体已经轻了，于是再进一步，用青灰铺在地上练，直练得在青灰上跑步也不留下脚印，那时便可到水上去练，人走在水上就可象走在平地上一样，“海军”的基本功便算练成，可以“出师”了。我们听先生这样一吹，背地里也很热心想把自己练成一名“海军”，便首先在空地上插上几根树桩，练习踏着树桩跑步。但练来练去，跌撞得浑身伤痕，也无法在树桩上跑步。这第一关不得过，自然就谈不上更高的练习阶段，我们做“海军”的梦想也就破灭了。

我们还听老年人讲过，如果在家里有机会吃猪肉，要注

意不要同时喝粥汤，据说喝了粥汤之后，将来就再也不想吃肉了。我听了大为兴奋，因为平常总是想望着能吃一顿肉，但空想而不可及，既然能使自己不再想吃肉，岂不可以省去苦恼？于是到了过年的时候，就悄悄藏起一盏粥汤，到了吃过猪肉，赶快把粥汤喝下肚，心想可以从此不再嘴馋了。

这一类失败的实验，虽属无知幼稚得可笑，但至今回想起来，总觉得那些举动都是出于一种上进的心理，是为了认识事物所作的不断努力。

十岁以后，父亲从我开书局的舅舅那里买回了一批书，于是我又成了小说迷。由于夏天晚上全村的许多人都聚集在一个大广场上乘凉，有几位老伯老叔总在乘凉时给大家讲《三国》、《水浒》、《西游记》等故事，头脑里既然对这些已经有了点零星印象，所以再啃起这些书本来，就比较容易一点。尽管有许多生字和文言句子是拦路虎，但反复看得遍数多了，虽然有些字读不出，意思却可以顺下来。在那个年龄，我最感兴趣的是《西游记》，头脑里充满了孙悟空那种揶揄神鬼妖怪的英雄形象，使自己的胆子也壮了起来，连阴雨天走晚路也不觉骇怕。当读到孙悟空不仅会七十二般变化，而且每一根毫毛都能随意变化时，心中是何等地羡慕。又看到观音菩萨为了鼓励孙悟空去西天，还特意赐给他三片杨柳叶子，作为三根最出众的毫毛长在脑后，助他立过大功，于是我又曾多次作过试验：摘下三片柳叶贴在脑后，希望它变为三根神奇的毫毛……

（在那种年龄，看起来觉得最讨厌的是《红楼梦》，当时简直读不下去。）

由于乘凉时在广场上听讲书的影响，许多三国故事给我的印象最深。特别是对其中的三回，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更思考得越来越多。例如在那“祢正平裸衣骂贼”一章中，祢正平奚落曹操手下的人，说他们一般不过是些“衣架、饭囊、酒桶、肉袋”而已，又大骂曹操本人污浊不堪，什么“不读诗书，是眼浊也”，“不通古今，是身浊也”等等。又如在“曹操煮酒论英雄”一章中，刘备故意泛举了一些“英雄”人物，曹操却一一否定，称某某为“冢中枯骨”，某某是“虚名无实”，某某只是“藉父之名”，某某又不过是“守户之犬”，所以结论是这些“皆非英雄”。再如“诸葛亮舌战群儒”一章中，对知识分子的评论就更加淋漓尽致，诸葛亮把那些“腐儒”、“小人之儒”们个个贬得一钱不值：“寻章摘句，世之腐儒也……岂亦效书生区区于笔砚之间，数黄论黑，舞文弄墨而已乎？”“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古人这些臧否人物的言论，对我后来衡量人物，以及要求自己，都有某些启发和无形的影响。我渐渐懂得，作为一个高等动物的人，生命的活力，人生的真谛，就在于不懈地求知，不停地奋斗，不断地进步。否则，昏昏噩噩，脑满肠肥，不论在物质上的享乐多么满足，也只不过是“衣架、饭囊、酒桶、肉袋”而已，那样的生活是空虚无聊的。

“文革”之后，有字的东西差不多全被抄走。各种禁令又极严，只能象“群氓”一样讨生活。但那早已不是中世纪，更不是远古，那已是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那样

的愚民政策固然使人苦恼难耐，但正如古人曾经预言过的，象那样的倒行逆施，“始作俑者，其无后乎？”面对当时千奇百怪的现实，我的头脑里每天都有这样的问号出现。不论“全面专政”的水火棍如何之厉害，如何每天都要奉命念念有词十几遍，但在精神活动上，要想使人成为“不理解也要执行”的驯服工具，那其实是不可能的。在所谓“五七干校”期间，有一天在女厕所里发现了一块撕掉的报纸，某“左派”就立即汇报取宠，某“革干”就大做文章，宣布那是一项严重的政治事件，并且布署要作为“第一个战役”来打……所以那时大家对一切有字的纸张都不能不存戒心。虽则如此，大家都是受过一定科学文化教育和马列主义熏陶的人，既然脑神经还未失灵，总不能安心去过那种“从人到猿”的生活。好在当时《新华字典》还不是犯禁之书，买一本也还容易，所以那时我就常常把“红宝书”放在面前，而捧起字典来从头读去。一段时间之后，倒也多认了不少生字，包括小时候囫圇吞枣地读的那些书中的一些拦路虎。几十年来有些字读起来还不免似是而非，却竟能在此时此地“恍然大悟”于过去的谬误，倒也令人解颐。

在夏秋之夜，我们也常结伴到“干校”附近田野里，特意去听虫鸣。那是为了实验各人的听觉与年龄，是否与书本知识比例相符。因为有的人还记得资料记载说：小孩可以听到频率三万到四万赫兹左右的音响，二十岁左右的成年人就只能听到二万赫兹左右的音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听到的音响限度逐渐降低，三十五岁的中年人听到的音响限度是频率一万五千赫兹，五十岁的人就只能听到一

万三千赫兹。所以，我们在夜晚到田野里去时，在“同学”中邀约了从三十岁到五十岁以上的各种人，又从住地农民中找些小孩和年轻人一起去听。实验结果，果然显出了大有差别：一些老同志觉得田野里似乎是清静沉寂，甚至什么也听不见；中年人则不然，听得出不只一种的虫鸣声；至于小孩们听来，却有多种多样昆虫的鸣叫声，简直热闹异常。在这种对比中，我们都增长了这方面的知识。甚至就是在当时，我们也都觉得，知识总归是有用的。

在那“全面专政”的时代，虽然文化十分匮乏，但却有十分时兴的各种中草药的书籍，以及针灸、推拿之类的小册子（包括耳针、手针等等新花样）应运而生，书前照例印着几条“备战备荒为人民”之类的黑体字，在各地书肆中自由泛滥。当时我曾联想到，在我们的古代史上，也曾有过只有医药卜筮的书籍可以通行的时代，这历史老人是多么地幽默！我当时也曾把那类小册子买了一大堆，在贫乏的精神生活中，希望从中多少得到些有用的知识。那些书里所列的种种验方，都是固定的模式，一成不变，本不可取；对于祖国医学遗产中，原来每开一张药方中的各味药，要分君臣佐使等等，更是作为“四旧”而绝口不提。但是，从这些浅陋的小册子中，也仍然可以学得一些初步知识，比如我们带着本本走向田野，实地对照，就可以认识许多种的中草药；对照针灸书籍及模型，也可以熟悉身体上的许多穴位。当时因为大家都面临着“下放”问题，所以对这些知识感到兴趣的人，确实不少。心想下放之后即使去从事“赤脚医生”的工作，也定会胜似农村中现有的此类人员。那时在我们的同班“同学”中，有位残废军人出身的

老同志，在这方面的求知欲最为强烈。他熟记了一些穴位之后，就广泛实验他的新医术。他给人针灸时不用银针，是用镰刀把一块竹片或一根筷子削尖，便可拿来作“竹针”使用。甚至连竹针也不用，例如在田间劳动时，如果哪里感到不舒服，这时从地上随便捡起一块有棱角的砖块瓦砾，都可拿来应用。用法是把这些尖峭的东西，隔着皮肤用力按在有关穴位上，只要感到有点“得气”，便会有一点效果。至少可以说，接受这样的“针灸”，虽无疗效，也不会有什么坏处。那时我们“干校”住地旁的一个村庄，社员劳动一天，工分值只有七分钱，人民生活的穷困可以想见。我们这位同志，就根据他新学得的那点医术，到村子上给社员免费治病。既然是分文不取，而且那样治疗方法总比看巫婆吃“仙方”要好一些，所以竟也得到社员的交口称赞。由于他是残废军人出身，工宣队也不会去整他，所以他那样行医真正是一种“自由职业”。（但是，也并没有叫他上过活学活用的讲用会。）每次从村中行医归来，受到了社员的赞扬之后，他就更加兴奋，热心地要在“同学”中普渡众生。那时凡坐在屋里下棋或打扑克的人，都是他施舍的对象，他用竹针针过这一个，又针另一个，无一幸免。他不仅针，而且还全面配合以望、闻、问：“是不是感觉舒服点？”“有一点效果吧？”被问的人生怕要继续“治疗”，都迫不及待地高叫“舒服！舒服！”有些人生怕自己被作这种实验，就急忙爬到双层床的顶上去进行躲避。

那时我虽然未曾达到给人治病的水平，但人体穴位及其位置，也记熟了不少。对于各种中草药，有空就走到四处田野中去寻找和辨认，也曾认识了好几十种，记住过它

们的作用。还采撷过大量的枸杞及薄荷、金樱子、夏枯草等等。甚至还实验过，枸杞子不仅可作药用，还可拿来蒸鸡蛋及做汤吃……

然而几年一过，到了三中全会之后，安定团结的盛世到来，大家都各就各位，潜心于自己的本行业务，需要钻研和吸收的许多新知识，使人感到应接不暇，并且越来越体会到“学然后知不足”这句话的深刻意义。特别是近年以来，“未来学”在我国知识界广为传播之后，什么“第三次浪潮”、“第四次工业革命”，什么“信息社会”、“电子家庭”等等词汇，已经比较普及。许多人也知道，如果过去一个人在一生中要工作八万个小时的话，现在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就可以把八万个工作小时压缩为四点零八分钟了。在“知识爆炸”的客观世界面前，在必须创造一种“知识价值”理论来代替“劳动价值”理论的震耳呼声中，更使人深深感到自己知识的贫乏，以及求知的迫切性。由于这种变化，由于急需学习的东西太多，知识仓库里也面临一种吐故纳新的改革趋势。头脑中有些过去曾作为权宜之计吸收进来的东西，就象流水一样又迅速流失。象那些什么药草、穴位之类，由于在生活中的实用价值逐渐减低，便也渐渐从脑海中“淡出”。于今我还能记得住的，只是些零星少数了，例如“王不留行”、“十大功劳”、“扛板归”以及“下关”、“悬钟”、“涌泉”等，是因为这些名字古怪，所以一直还有印象。又如“白薇”，则因为它跟一位老作家以及我们一位“同学”夫人的名字都相同，自然也还容易记得。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祖籍安徽的雨花石

我在苏州饭店的小卖部，买了几盒鲜妍可爱的雨花石。到了上海，拿出一盒，把它作为安徽的土特产，赠送给一位皖籍友人。南京雨花台上的雨花石，为什么成了安徽的土仪？说来就话长了。

蒲松龄的《聊斋》里有篇《石清虚》，叙述一位酷爱石头的人，名叫邢云飞，得到一块玲珑巧石，自愿减去三年寿命。后来有一位尚书，要掠夺他这块石头，他声言“虽万金不易”，于是身陷冤狱，可他还是不让步，慨然表示“愿以死殉石”……我当然没有邢云飞那种癖好以至风魔，但如有身处乱石之中的机会，却也愿意随手捡几块玩玩。早在参加佛子岭水库竣工典礼时，我就曾在潞河边捡过一块黑底上系着一道白绦、头顶并有一只眼睛的大卵石，归来放在床头，在必要时还可以充当自卫的武器。几次去到黄海边，我也选捡了大量的小石子，每年冬天放在水盆中养水仙花，彩色缤纷，晶莹滑溜，烘托得水和花的“仙”气更加浓重。不久之前，在桐柏山中淮河的源头，我也捡了一些小石块准备留作纪念，但是它们质量毕竟太孬，便又随手扔了。至于雨花台的雨花石，以前倒也曾用心去寻找过，可惜由于搜索抉剔的游人太多，我在匆忙中从未碰巧找到

过几块较为可观的。所以这次在苏州旅邸中看到，便随手买了几小盒。小盒是塑料制品，正面透明，底层垫的则是柔软的泡沫塑料。每粒小石子都圆溜光滑，红、黄、灰、白诸色纷呈，尤其是它上面那些环带状的同心圆花纹图案，看来确实赏心悦目。

我是江苏人，对家乡的雨花石，当然引以自豪。但我又长期在安徽工作，自然也不能抹煞这种石子的祖籍原在安徽。确切地说，雨花石的娘家本在安徽，而婆家则在江苏。

据地质学家说，在远古时候，由于地壳的一次大变动，地壳深处夹带着各种色彩的不纯体（液态的岩浆物质以及一些有机体和无机体组合，其中包括很多气体），在特殊的高温高压之下，突然间冲出了地表之后，温度忽然降低，当气体还来不及全部跑出时，岩浆就凝固成为岩石。之后，残存的气体又慢慢从岩石里漏了出来，给岩石留下了许多球形的空洞。而一些染有不同色彩的胶体二氧化硅，又慢慢地沿着这些空洞的四壁，由外面一层一层地向中心填补。当空洞填满时，就形成了具有不同颜色的同心圆状花纹的固态物（即原始的玛瑙）。以后又经过漫长时期的风化作用，这些固态物便从岩石中崩解分出。它们跌落在奔腾翻滚的流水中，经过流水的长途搬运，积年累月地在旅途中互相磨擦碰撞，就象在球磨机中慢慢打磨一样，终于逐渐形成了圆润光滑的小石子。从种种地质资料断定，约在三百万年前，这些砾石是从安徽贵池一带开始动身上路，在流速约为1.6秒公方的江水中，慢慢流到了现在的南京附近，由于河床开阔，流速减慢，一部分砾石层便在雨花台